

最后一个冬天

毛 烽 陆柱国著

中国青年出版社

最后一个冬天

毛烽 陆柱国著

解放军文艺丛刊编辑部编

*

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

(北京东四12年老舍寓11号)

北京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证书字第036

中国青年出版社印刷厂印刷

新华书店总经售

*

787×1092 1/32 2 3/4 印张 53,000字

1957年3月北京第1版 1957年3月北京第1

印数1--18,000

统一书号: 10009·218

定价(7)二角六分



最后一个冬天

毛 烽 陸柱國 著

解放軍文藝叢書編輯部編

中國青年出版社

1957年 北京

內 容 提 要

这个电影剧本描写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一个縱队，在天寒地冻、缺粮少彈的情况下，如何机智顽强地克服种种困难，战胜了五倍于己的敌人，坚守住了黑山、打虎山两个战略要点，为各路兄弟部队解放沈阳、解放全东北創造了极有利的条件。通过剧中一连串緊張的場面，刻划出我軍指战員的英雄形象。

令人厭煩的淅瀝的雨聲。

夜。月光透過濃淡不均的雲層，給整個荒涼的原野塗上了灰暗的色采。急雨鞭打着模糊不清的、搖曳不定的枯樹，最後幾片殘葉悲哀地飄落下來。

遠處，似乎有雷聲。當銀幕上出現了幾堆熊熊的火光時，我們才意識到那不是雷聲，而是炮聲。

在雨聲和炮聲的音响中，畫面上緩慢地浮現出字幕：

最後的一番秋雨

迎來了一九四八年的冬天

在這決定東北命運的日子里

.....

靠近那顯然是燃燒了很久的民房那里，有一條泥濘的道路。一支部隊正在行軍。有的人穿著雨衣，有的人披著雨布，有的人打著雨傘，也有的人什麼雨具都沒有。行列中傳出輕輕的咳嗽聲。腳下的泥水飛濺，落在火里，滋滋作響。

突然，有人“哎喲”了一聲，栽倒了。

“張連發，還是你呀！”滿臉胡子、扛著六〇炮筒的戰士老王幸災樂禍地問道。

張連發頗有經驗地、神速地爬起來。這個身材高大、渾身

湿透的战士，漫不在意地揩掉鼻尖上的泥巴，背好肩上的机枪，自负地回答：“除了我，还能有谁？”不过，他的膝盖一定是碰痛了，他走路一拐一拐的。

“全连新纪录——第十八跋！”还是那个幸灾乐祸的声音。

“这有什么奇怪的！我又不是司令员，骑着马，还不扛机枪！”

“别发牢骚了，还是讲讲你作了什么好梦，让大家都享受享受。”

“我从来没有作过坏梦。这一次嘛，吭、吭——”张连发故意清了清喉咙——“我们已经到了宿营地。司务长做了两大锅酸辣汤，我满满盛了一碗——”张连发兴致勃勃地正往下说，他身旁一个穿雨衣的幽默地接上了：

“一口还没喝上，就正好栽了个筋斗，碗也砸破了。可能门牙也砸掉半个，是不是？”

“什么？”张连发显然是生气了。“你是几连的，怎么晕头转向跑到我们五连来找麻烦？”

“几连都行！”穿雨衣的毫不在乎。

“说得可真随便！”张连发庄严得象什么了不起的首长一样，他拉住了那一位的袖子：“你叫什么？我找你们连长去！”

“梁天云！”穿雨衣的人扭过头来。火光正好映在他那深深藏在帽兜里的脸上。消瘦、苍白和疲倦都掩盖不住他的英俊和年青。特别是他那双锋利、深沉的目光，使人既尊敬又恐惧——这是一双道道地地的指挥员的眼睛。

尽管梁天云丝毫不怀恶意地对张连发笑了笑：“认识不认

識？”可是張連發却完全吓坏了。他瞪着眼睛，張着嘴巴，呆在那里。伸出去的那只手縮不回来了。

“走吧，你压住路了！”梁天云提醒他。

張連發慌忙抬脚，腿軟了一下，又要栽倒，梁天云拉了他一把：“这一下可好了。今天晚上第十九跤你是摔不成了！”

張連發赶了一步想办法給自己辯护：“司令員，司令員！我的耳朵，耳朵，炮震的——”

“不是你的耳朵，是我的鼻子。我好像感冒了，鼻音很重，不对嗎？”

張連發好象突然發現什么似的，急急說道：“对，对！你是有点伤風，喉嚨里有那么一点点。司令員，这种天气最容易讓人伤風了——”

急促的馬蹄声由前面傳來，并且夾杂着尖嗓音的、象女孩子的說話声。梁天云向路旁橫跨了兩步，讓过后面的队伍，仔細听着。

尖嗓音：“一号首長不是在你們連嗎？在哪？”

“在这，刘文全！”梁天云答应道。

蹄声得得。战馬馳近。長得胖乎乎的刘文全，象皮球一样从鞍上滾下来，抖了抖身上的雨水：“政委的信——十万火急！”

梁天云接信的时候，一个脖子里圍着白毛巾的年青干部也跟着跑来了。他累得直喘气，却那么及时地捏亮了手电筒，遞給梁天云。

梁天云背轉身，用手肘撐开了斗篷式雨衣。

風雨聲，炮聲，泥濘中的沉重腳步聲。有人低聲地講着：“往后傳，跟緊！”

“跟緊！”……

圍白毛巾的干部仰起臉來：“劉文全，好象下雪了，你看！”

劉文全：“不是吧！”他在臉上摸了摸，“天快亮了！雨也有點特別！”

“也該下雪了！”圍白毛巾的故意慨嘆道。

劉文全：“現在千萬不要下！等我們發了棉衣——”

梁天雲轉過身來。他帶着難以察覺的焦急神情，望着戰士們水濕的單衣和各種各樣的鞋子：露腳趾頭的，露腳后跟的，有的根本不能叫做鞋子，它不過是用繩子綁在腳上的破布而已。

他突然把臉轉向了圍白毛巾的干部：“王海龍，你這個連長怎么當的？戰士們瞓睡，作夢，甚至還有人精心計算別人摔跤的次數。可就是不注意插進隊列中間的生人？我跟着你們走了快一個小時了，你給我講一講，什么叫麻痺！”

“司令員——”

“怎么，你有什么道理可講！”

王海龍識時務地回答：“錯都在我身上。部隊一停下，我就給首長寫檢討報告。”

“錦州剛才解放了，歼灭了十万敌人！为了这个胜利，我少罵你一頓。檢討報告也免了吧！”

“錦州？”王海龍驚喜地說：“首長罵我兩頓，我也高興！”

“我沒有時間。”梁天雲把手電筒還給王海龍。“劉文全，

我們走！”

王海龍面向行軍縱隊，控制不住自己的情感，他大聲喊叫起來：

“錦州解放啦！”

“錦州解放啦！”川流不息的部隊里，响着震天的歡呼。文化教員敲着呱嗍板；炊事員敲着行軍鍋；駁手們打着响鞭，大胡子老王拚命捶打着張連發的脊背，象擂鼓一樣。

王海龍揮舞着白毛巾，邊跑邊喊：“歼灭了十万敌人，十万！十万！”

張連發向着跑過來的王海龍：“連長，還往哪裏走啊？我們該停下來打啦！”

* * *

雨過天晴的拂曉，曠野里，到處點燃着篝火，火苗在冷風中跳動。

淡淡的青煙象薄霧一樣，在低空，輕輕地向上縹緲着。戰士們圍在火旁取暖，燒水，打盹，烤衣服，擦拭武器……。

從裝飾着朝霞的遙遠的丘陵上，一匹戰馬飛奔而下。騎者的姿態十分英武。帽簷被風吹得微微上翹，大顆汗珠沿着發邊的斑斑白髮下落。這就是師長賀福生。

突然他好像發現了什麼，立即松松韁繩。馬行速度漸慢。

靠近山腳，停放着許多藥箱、担架、馬車。幾個女同志在結着薄冰的小溪旁洗臉。

賀福生勒住了馬。用鞭杆頂了頂帽簷，并刮了一下額上的汗珠，喊道：“程秀茹同志！”

一个面貌清秀，年紀大約二十二、三歲的女同志轉過了臉。她一看見師長，馬上站起來，急忙擦了擦被冷水浸紅了的手：“師長，這麼早上哪兒去？”

“上司令員那兒去，你有什么‘密件’要帶嗎？”賀福生正正經經地開了個玩笑。

溪旁的女护士們交頭接耳，吃吃地笑着。

程秀茹把垂在前額上的一縷長髮擱了擱，沉着地回答：“謝謝師長，只能帶個‘好’去！”

“太簡單了吧！”賀福生不滿足地搖搖頭。他以為程秀茹在和他談話時一定差個半死。他抖了一下韁繩，戰馬剛跨過鋪滿了嚴霜的小木橋，背後程秀茹又急急喊道：

“師長！師長！”

賀福生兜轉馬頭：“什麼？”

程秀茹探身從一輛馬車上拉出一件呢子軍大衣，搭在肘上，跑到賀福生跟前：“差點忘了。這是他的大衣。請師長帶去吧！”

賀福生笑着說：“哈哈，沒有過門的姑娘就學會管家啦！”然後又神氣地盤問，“‘他’是誰？另外，在問題沒有搞清楚以前，我不能隨隨便便替姑娘們帶什麼東西。”

“‘他’嗎？師長比我還熟悉。問題要講清楚，得化上個把鐘頭時間。首長要是有工夫，我從頭到尾慢慢講。”程秀茹象運動場上的裁判員那樣看了看手表。

“算了，算了，拿過來，那樣復雜！”賀福生奪過來大衣，象披斗篷一樣，披在自己的肩上。大衣的前胸有一大塊織補得

很精致的痕跡。

“我先披一披，可以嗎？”

“師長穿和他穿還不都是一樣？”

“謝謝！”賀福生扣上領扣，滑稽地哈了哈腰。

在離賀福生很近的一輛馬車上，從棉被下面伸出一個扎着小辮的小胖臉來，她擠眉弄眼地大聲說：“嘿，程大姐真了不起，連師長都給你當起通訊員啦！”

賀福生威嚇地舉起了馬鞭。小胖子“哎呀”了一聲，把腦袋縮回去，在被筒里大笑起來。師長的馬鞭有力地落在馬腹上。戰馬發狂似地跑去。賀福生雙肩上的大衣袖筒象蒼鷹的翅膀一樣擺動着。

* * *

炊烟裊裊的村落。街上拴着馬匹。台階上放着馱子、彈藥箱之類的東西。門口，不時有戰士們出入。當街，一只白色老母雞不安地咯咯叫着。

一匹走得很慢的馬上坐着后勤部長李國祥。他那忠厚老實的臉上堆積着皺紋，看來，年紀相當大了。由於天冷，他不耐地拉着帽簷。

賀福生策馬趕上。他拍着李國祥的肩膀：“李部長，現在還不發棉衣，是不是留到明年夏天給我們當行李背？”

李國祥不樂意地聳動着肩膀：“人總得憑點良心。你那些大炮沒有餓肚子，還不先說聲謝謝啊？你們當師長的，當然不知道什麼叫困難了！”

“說吧，老头，我在聽你的教訓哪！”賀福生鬆開韁繩，讓馬

任意地跑步子。

李国祥并不因此而停止他的議論：“……缺什么东西，伸手要就得了！从大炮彈到烟叶子。你算算，我們运动防御了多久了？每天打打退退，退退打打。連諸葛亮都算不准我們究竟哪一天能到哪，你叫人家总后勤把棉衣往哪里运呀！”

“对，困难！往下講吧！”

“……后来嘛，連补給綫都断了。你以为沒有穿上棉衣就算苦到家了？可是，运棉衣的后勤人員現在逃到大沙漠里，不知道要受什么样的洋罪呢！”

賀福生：“够啦。你的困难够兩大車裝的啦！”

李国祥：“哼！就怕裝不了呢？咱們对調一下工作，我比你說的还新鮮！”突然，他轉向正在躑馬的一个飼養員：“老牛，那是什么东西？那里，那里！”

老牛捡起了一个沾滿泥巴的馬掌，郑重地在袖子上擦了一擦，裝进自己的口袋里。

“老李，”賀福生探身过去对着李国祥的耳朵輕声說：“部队停下来等着打了，棉衣还会有困难嗎？”

“这要問一問敌人！”

賀福生：“用不着，我完全有把握。派車去拉吧！錦州一解放，我們的运动防御随着你的各种困难一齐結束了！”

李国祥不以为然地：“我得先听司令員的命令！”

賀福生：“老李，今天吵嘴实在是罪过。我們何苦浪費这个時間呢？你不是也到縱队司令部去嗎？那就快馬加鞭，象我們年輕的时候那样，痛痛快快大跑一場！”

李国祥叹了口气：“哎，老了！跑不动了？”

“真的？”賀福生做了个頑皮的表情，向李国祥的馬屁股抽了一鞭子。馬跳了一下，李国祥赶快抓住馬韁：

“你瘋了！”

“沒有瘋。今天只要你高兴，就是打自己兩個嘴巴也沒有人笑話。”賀福生一面打李国祥的馬，一面用脚跟踢自己的馬腹。

李国祥开始还憤怒地扭过头来大声嚷嚷，后来他也索性高举着馬鞭，向馬腕抽打起来。

兩匹馬昂首長嘶，互相追逐着。战士們鼓掌叫好。

村庄被抛在后面了。賀福生的面孔天真、愉快、得意，他笑得象一个小孩子。

* * *

賀福生陰郁地、沉思地、愁眉不展地咬着半截香烟。別脚的香烟早已自动熄灭了。他一只脚踏着凳子，双手按着桌边，身子微向前傾。坐在他旁边的李国祥非常同情地看着他。

一群指揮員圍在鋪着地圖的桌子跟前。

桌子的另一端站着梁天云，他巡視着周圍人員的面孔，手里的那枝鉛筆輕輕地敲着桌面。后来，他向着旁边：“周政委，你有什么話要講？”

一个矮矮的、胖胖的、精力充沛的人，离开了他留神向外看的窗口。外面的歌声时断时續地傳进来。

一支槍，六顆手榴彈。

什么时候要干就什么时候干。

.....

政治委員周平走到桌子跟前：“沒什麼了！我只有一个要求：有牢騷，就赶快在这里發！千万不要帶回去傳染你們的下級！”

“对，不过也要抓紧时间。”梁天云丢下鉛笔，手指在地圖上量着，“从这里到目的地，曲曲折折，有一百多里路呢！”

接着，他又非常轻松地說：“没关系。据说那里有一家很漂亮的戏园子。”

“司令員！”一直沉默着的賀福生开口了。他竭力压抑着激动的情緒，声音虽低，但听起来極不自然。他想取下烟蒂，但已沾在嘴唇上。他狠狠地把它拔掉，扔在地下。

“司令員！为什么我們还要撤退？錦州打下来了！長春投降了？我們面前的敌人正在动摇、混乱。我們應該抓住敌人向沈陽潰退的机会，全力出击！再說我們的側翼，还有兄弟部队的两个縱队，我們的兵力并不比敌人少多少——”

“少得多！”梁天云解釋道，“兄弟部队已經甩开了敌人。按照敌人情报机关的說法：共軍主力消失在沙漠之中。”

“我实在想不通！”賀福生苦笑了一下，还想再說什么。李国祥拉了拉他的后襟。他搖搖頭坐下了。

外面响起了警号声。有人猛烈地敲窗子：“首長，首長！空襲！”这是刘文全的尖嗓音。

周平走过去推开了窗子。外面，部队紛紛在路旁隱蔽。几挺高射机槍已經架了起来。

李国祥看見战士們臥倒在結了冰的土地上，深受刺激地

悄悄向周平訴苦：“政委，棉衣又吹啦！越走离它越远。困难啊！我們当后勤部長的，真該去上吊啦！”

周平注意着天空：“又有人罵你嗎？”

李国祥看了看悶悶不乐的賀福生，赶快否認：“没人罵，已經够受啦！”

防空号此起彼伏。高射机槍那里有人大声下命令。

輕、重机关槍仰起槍口，甚至連步槍的槍口都仰起来。

飞机馬达声越来越响。

高空。一架四引擎的运输机在几架驅逐机的掩护下慢慢飞过。

周平仰着臉：“看样子蔣介石又来吊丧啦！”

“来吧，让人家来吧！”賀福生慨嘆地說：“反正我們是要走了。到黑山看戏去！”

“賀福生同志！”留在地圖旁边的梁天云严厉地喊道。

賀福生轉过身来。他一遇到梁天云責备的目光，就委曲地垂下头来。

梁天云又看了看表：“時間很宝貴，大家馬上按照指定路綫，急行軍轉移！”

指揮員們紛紛走去。梁天云喊住了賀福生：“賀師長，你停一下。”

賀福生默默地在門口立正。

梁天云：“掩护部队，你准备留什么人？”

賀福生倔强地甚至以挑战的神气对着梁天云：“我亲自帶一个营掩护全軍撤退。”

梁天云也不禁皺眉了：“用得着嗎？我也真想不通，你為什麼要在那麼多人面前來表現自己的不沉着。”

周平把幹部們送出了門，也返回了：“老賀，你以為司令員比你這個師長要輕鬆一些嗎？”他把賀福生推到椅子上坐下。

賀福生一手支着下巴，一手拿起鉛筆在地圖上描着什麼。筆尖斷了，他把它扔下。梁天云在他對面坐下。周平慢慢地踱着步。

賀福生激動得眼里好像噙着淚：“二十多天來，我們挖遍了多少座山。不要說戰士們的鞋子，就是連馬蹄鐵也快掉光了！”

梁天云平心靜氣地在削鉛筆。

賀福生：“好不容易盼到錦州解放，我和各團幹部擬定了出擊計劃。眼看着到手的勝利，又給白白扔掉了！”

“你們的出擊計劃有多大？”梁天云絲毫不苟地在桌邊上磨着鉛筆尖。

“歼灭敌人一个团！”賀福生回答。

“政委，你聽見沒有？一個團！”

“太少了，賀師長，虧你說得出來！”周平站在賀福生的背後講。

賀福生被兩位首長的表情弄得莫名其妙了。他看看司令員，又看看政委。後來懷疑地問道：“上級有更大的企圖？”

梁天云：“上級沒有這樣明確告訴我們。”

賀福生又看了看地圖，不敢相信地搖搖頭：“除非敵人是傻瓜，他們才會貿然跟着我們到那里！”

梁天云：“正因为敌人还有一点聪明，所以肯定他们还得犯错误！”

賀福生精神振作起来：“为什么？”

“因为他们是我们的敌人！”

“必然嗎？”

“必然！”

賀福生愉快地站起来了。

梁天云：“把最好的連队留下来打掩护。”

“一定！”賀福生高高兴兴地給梁天云、周平敬礼。并且匆匆地握握手，走了！

司令員、政委都坐了下来，不约而同地松了口气。

“政委，我刚才說的話，真的正确嗎？”梁天云靠在椅背上担心地問。

周平：“你要說的，不是这个！”

梁天云不服气地甩了甩头：“奇怪！”

周平：“一点也不奇怪。你現在正在考虑的是：我們的縱队如何去接受將要到来的慘酷考驗！”

梁天云忽然直起身子：“假定你猜对了，怎么办？”

“不是假定，是肯定。”周平又站了起来。走到梁天云身旁。“办法也很簡單，第一：”他伸出一个指头，“在到达目的地之前，我要强制你休息。覺睡不好，可能把問題搞糊塗了。我們有的是条件！”

“有意思！”梁天云把面孔轉向周平。“就算这一点能成立。那么第二呢？”